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黄土变绿地 愿景化美景

——陕西以生态治理推动产业发展观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袁鹏

以水兴业，以水聚人。

近年来，陕西省各级党委、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的指示，积极践行“两山”理论，通过治水、节水、用水，通过流域治理等一系列生态治理措施，让水清了、山绿了、家园变美了。

生态环境的改变，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明显增强。近日，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随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采访团赴西安、渭南、延安、榆林的8个县区进行采访，感受这里如何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愿景变成亮丽风景、幸福美景。

因水而变

渭南市富平县，这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自古就有“关中名邑”的美誉。这也是一座因水而变的城市。富平，有“富庶平安”之意，但曾经的富平，因缺水而发展受限。“宁给一个馍，不给一碗水”是过去的富平缺水状况的真实写照。

富平县城南北各有一条河——石川河和温泉河，这两条河流像一双巨大的臂膀，拥抱着这座被赋予了美好寓意的城市。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河道沿岸大范围无序采石采砂，造成防洪及生态功能严重缺失。用当地人的话说，那时的石川河水很小，河床裸露，到处是沙坑、杂草、垃圾，温泉河的情况也大致类似。曾经哺育着这座城市的两条河流，一度成了市民眼中有碍城市观瞻的一隅。

近年来，富平县通过生态基流补水、修建石川河生态补水工程及充分利用污水处理厂的中水补水，让石川河、温泉河告别了断流的历史。

清晨，石川河湿地公园鼎盛广场，一场雨后，迎来了难得的凉意和舒适。

宽阔的河道上，波光粼粼，水鸟翔集，河岸边荷花片片，芦苇摇曳。河道边的湿地公园里绿树林立、青草茵茵，蜿蜒曲折的步道伸向远方，市民在这里悠闲漫步。掩映在树丛中的河边亭里，不时传来秦腔票友的铿锵曲调，打破了清晨河边的宁静。

“这里空气清新，今天天气凉快，我们推着老人出来走一走！”一位推着轮椅、带着老人在河边散步的中年妇女告诉记者。

公园中值班的保安刘大叔从小就生活在石川河边。在他的记忆里，过去的石



富平县温泉河美景。 袁鹏/摄

川河和现在完全是两个样子，河道经常断水，河岸两旁一片荒芜。“现在这里风景这么好，每天在这里上班，心情舒畅！”刘大叔说。

城市的另一边，穿城而过的温泉河两侧则是另一番风景。经过治理后的河道两边，满目的绿地、树木花草，雕塑、广场、水上公园引人入胜，横跨两岸的大桥气势恢宏，形成了一座倚河而建的带状绿色公园。

城市在公园中，公园也在城市中。有了水，这座城市变绿了；有了水，这座城市有了灵气、有了活力。

在富平县庄里镇杨家村，经过生态治理后，昔日光秃秃的山坡变成了产业兴旺的良田。一片片绿油油的柿子树铺满了山坡，柿子产业已经成为这个村的支柱产业。

“以前我们村是散户种植柿子，产业化发展以来，开始集中连片大面积种植，1亩地的柿子农民就可以收入2万元。目前，全县参与到柿子产业的有30万人。”村主任乔彬彬告诉记者。

“这几年，村里发展起了柿子产业，家里的几亩地都种上了柿子。我家的柿子主要通过网络销售，最好的时候一年能卖1万斤。”几年前还在外地打工的村民余红英从来没有想到，从小家门口再熟悉不过的柿子树，如今成了发家致富的“摇钱树”。

水“润”乡田

“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南泥湾位于一条长长的沟谷里，是黄土高原常见的沟壑地形，沟谷里有一条河，叫汾川河。2017年，这里建起了陕北地区第一个湿地公园。沿着河道边蜿蜒的观光步道移步前行，小桥、流水掩映林间，颇有江南水乡的婉约味道。河谷中，湖水碧波荡漾，几个年轻人在乘船嬉闹。

“这里的环境、空气都特别好，我从延安市区专门带家人孩子来这里玩。”一位来南泥湾湿地公园游玩的游客告诉记者。

与湿地公园相连的是满目翠绿的千亩景观稻田。因为是一季稻，稻米品质很好，这里的稻米也成了南泥湾的一个品牌，很受游客欢迎。

“周末或节假日来这里度假观光的人非常多，今天的南泥湾成了延安的后花园。”南泥湾项目管理部负责人刘岗对记者说。

从南泥湾来到安塞区南沟村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从观景平台上远眺，遍布丘陵顶上的现代化苹果园非常壮观。在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这里还有包括休闲垂钓、生态木屋酒店、沙地摩托、儿童乐园、VR体验馆等为一体的众多乡村旅游项目，示范园景区每年接待游客达70万人次。

“我是安塞人，老家也是这样的丘陵山区，没想到这里的产业发展如此兴旺。我们这里还是红色研学基地，授课老师中

有村里的村民。”驻村干部刘玉的语气中既有惊叹又有自豪。

追“绿”生“金”

沟壑纵横、丘陵遍布，绥德和米脂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

在绥德县辛店沟国家级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记者看到了陕北黄土高原上第一座淤地坝。这是一种具有多重功能的水利设施，具有防治水土流失、滞洪、拦泥、淤地等功能，曾为改善丘陵地帯生产生活条件、建设高产稳产基本农田发挥了重要作用。

“山顶修田建园戴帽子，沟坡植树种草披褂子，沟底打坝淤地穿靴子。”这个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水土保持科学实验基地提出的“三道防线”综合治理模式，为周边省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一代代水利人曾在这里付出了青春，挥洒了汗水，这里是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研究的前哨阵地，也是精神高地。

沿着盘山路在一道道沟壑间绕行，翻过一个一个山坡，忽然，车拐过一个山坡，倏然来到了山顶，眼前一片开阔，黄土高原的壮阔景观尽收眼底。这里就是米脂县高西沟村。

“高西沟村是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个样板。”几十年来，当地干部群众以打坝建库、水土治理、促进增收为己任，战天斗地，征山治水，将一个地表破碎、荒芜贫瘠的穷山沟改造成了山清水秀、旱涝保收的“陕北小江南”，创造了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奇迹。

“通过高效旱作节水农业项目的实施，我们解决了丘陵地帯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困境。同时通过水土综合治理，提高了防汛抗洪能力，2017年榆林洪水期间，高西沟安然无恙。”这里的负责人朱波告诉记者。

“水不下山，泥不出沟”“滚滚黄河里没有咱高西沟的泥”，这是高西沟人的骄傲。

此次采访的最后一站榆林，地处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曾是沙化最严重的地区。现在，这里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飞跃，创造了世界治沙奇迹。在一望无际的榆阳区10万亩樟子松基地，榆林的新面貌一览无余。

“如今的黄土高原，主色调已经‘由黄变绿’‘由浊变清’，黄土高原重新披上了绿色，植被覆盖度普遍增加了10~30个百分点。黄河流域整体上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赢！”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总工程师喻权刚豪放的语气中透出欣慰。

骆派京韵大鼓第三代传人李想：

让古乐之美全新绽放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妹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夏天的傍晚，清风徐徐。在北京前门三里河畔、青云胡同22号的颜料会馆里，由北京曲艺团京韵大鼓演员李想演唱的《重整河山待后生》，把这场沉浸式曲艺剧《南城记忆——“老门神”》演出推向了高潮。舞台上，李想表演洒脱自如，眼神灵动，左手轻抬书板，右手持着鼓筒子有节奏地敲打着，手势刚柔并济，嗓音时而激昂，时而低沉，仿佛把观众带到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

李想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京韵大鼓代表性传承人，骆派京韵大鼓第三代传人，师从骆派京韵大鼓创始人骆玉笙和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陆倚琴。在李想看来，沉浸式曲艺剧能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曲艺的魅力，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延续，只有做好传承与创新，才能让曲艺在新时代绽放光彩，不断发展。

结缘：成为骆派京韵大鼓传人

“能够得到骆玉笙老师的亲自指导，真是三生有幸，更让我心怀敬畏，一定要将这古老艺术的火种传递下去。”回忆起与骆玉笙相识的往事，李想至今印象深刻。那一年，骆玉笙82岁，她12岁。

从小热爱表演的李想加入了学校的曲艺



李想在北京市西城区非遗演出季《中轴魂》曲艺专场演出现场。 受访者供图

团，学习京韵大鼓。有一次演出，她演唱了骆玉笙的《丑末寅初》和《重整河山待后生》，她在舞台上的表演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当地媒体报道了我的事迹，被骆玉笙老师无意间看到，找到学校，见到了我。”李想谈道，“当时，我带领同学们一起演唱《重整河山待后生》，骆老师听完后，觉得我嗓音条件好，有学习京韵大鼓的潜力，说我如果愿意，可以跟着她学。”

此后，李想便踏上了跟随骆玉笙学习京韵大鼓的艺术之旅。

“骆派京韵大鼓的声音不能断，要好好地传下去！”这是骆玉笙的嘱托，也成了李想在曲

艺道路上不懈追求的动力。

带着这份嘱托，李想勤学苦练，1999年考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后又考到北京曲艺团尖子人才后备班。为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曲艺水平，已经在北京曲艺团工作的她，又到中国戏曲学院进修声乐。

“就在我举办第一场个人专场演出的当天，我正式拜在骆派京韵大弟子陆倚琴的门下，成为骆派京韵大鼓的第三代传人。”李想说，那一刻，她深感责任重大，暗自下决心要把骆派的艺术瑰宝传承下去，让骆派京韵大鼓永远传唱。

创新：将传统韵味与现代元素巧妙融合

为了更好地传承京韵大鼓，多年来，李想坚持学无止境，不断突破自我。

2005年，李想加入了北京曲艺团，《剑阁闻铃》《红梅阁》等经典作品是她经常演出的曲目。“每一首曲目，我都会去认真研究作品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艺术特色，只有如此，才能把作品的情感传递给观众。”

这些年，李想在演出传统曲目的同时，也常常探索如何将传统韵味与现代元素巧妙融合，更好地表现京韵大鼓的风格和魅力。如在《丑末寅初》这首曲里，她把原本的三弦、琵琶和四胡伴奏，改用吉他、贝斯、钢琴等现代音乐元素，使音乐的表现力更加丰富多元，采用一曲多用的唱腔，加上写意传神的表演，让作品更富感染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想的演出经验日益丰富，舞台表现也愈发成熟。“京韵大鼓不仅仅是声音的艺术，更是情感的传递。通过声音的高低起伏、节奏的快慢变化，以及眼神、

手势等细微的动作，将故事中的喜怒哀乐展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因为对京韵大鼓情感传递的精准把握，李想开始在表演形式上大胆创新。

2012年，李想借鉴话剧元素，将击鼓表演与演唱完美结合，凭借一曲《击鼓骂曹》，一举夺得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新人奖。

传承：让更多孩子热爱和学习曲艺

如今，李想不仅在舞台上展现着京韵大鼓的魅力，还肩负着培养下一代曲艺人的使命。

有一个爱好京韵大鼓的孩子，经朋友介绍，跟随李想学习。虽然这个孩子并不是专业学习京韵大鼓，但李想依然对其倾囊相授，从基础的发音吐字，到节奏的精准把握，再到情感的细腻融入，都从严要求。在李想看来，每一次给学生授课都是对自身技艺的一次巩固和提升，也才能真正达到教学相长。

“后来，这个孩子在多项比赛中获奖，并考上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史论专业的研究生。”李想说，类似这样的教学故事有很多，也激励着她不断前行，演好每一场戏，用心培养新人、不遗余力地推广京韵大鼓。

在李想看来，近几年来，北京曲艺团积极探索如何传承曲艺文化，开展“非遗曲艺进课堂”等活动是很好的实践。“只有让孩子们接触到京韵大鼓，才有可能让他们喜欢上这门艺术，甚至投身其中。”李想说。

“我由衷地希望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热爱京韵大鼓，让这门古老的曲艺艺术全新绽放，薪火相传。”李想满怀期待地说。

天天观点

孩子“学习困难”需要“对症下药”

□ 张晓蕾

“我家孩子什么都好，就是学习不好，一说起上学就浑身不舒服”“做作业拖拖拉拉，做事心不在焉”……今年6月起，随着高考中考和暑假陆续到来，河南省儿童医院保健科学习困难门诊外，围满了前来就诊的孩子和家长。他们手中拿着厚厚的诊断资料，在候诊室外来回踱步。

近两年，医院的学习困难门诊备受关注，相关话题也多次登上热搜。不少家长领着孩子到学习困难门诊寻求帮助，有时甚至“一号难求”。不过，网络上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学习困难是病吗”“难道不是家长焦虑”“教育的事情为什么要交给医院”，反映出一些人对学习困难门诊还存在模糊认识。

专家介绍，造成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有很多，既包括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还有家长与孩子关系不融洽、家庭教育方式不当等原因。有医生表示，学习困难并非特定疾病，学习困难门诊的设立主要在于帮助家长和孩子形成正确认知，便于医生提供更为系统的诊疗方案。例如，有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的孩子并不是“淘气鬼”“小恶魔”，而是大脑等生理结构的异常，限制了他们的专注度，只有进行适当的药物治疗、行为训练等，才能逐步缓解症状。

许多人之所以对学习困难门诊存在片面认识，主要是不了解造成孩子学习困难的成因。时下，仍有不少家长认为，有压力才有动力，如每次考试都给孩子定一个很高的目标或竞争对象，结果欲速则不达，孩子压力大、疲惫、痛苦甚至抗拒，成绩反而滑坡。学习成绩受智力、心态、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不能一概而论。学习困难门诊的出现，有助于打破传统观念，引导家长“因材施教”“对症下药”，以科学的方式教育孩子。

当然，学习困难门诊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学习问题，更不是提升孩子学习成绩的“灵丹妙药”。它所针对的是“学习困难”而非“成绩不好”，旨在帮助家长和孩子找到问题原因，寻找方案、提供指导。解决孩子学习困难，还是要着眼于细微的日常工作，特别是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和教育环境，这样才能取得良好效果，促进孩子健康全面发展。

新闻壹段评

暑期“突击”看病别忘日常保健

加号加班加出诊量，医院开启暑期“加加加”模式。进入7月，暑假就医高峰到来。平时孩子学业繁忙，请假看病又怕耽误上课，很多家长计划趁着暑假给孩子们来一次身体上的“查缺补漏”。视力、身高、牙齿、体重、免疫力……医院里的“学生客”渐渐多起来，各大医院的儿童专科迎来暑期就诊高峰。

平日里学业繁忙，假期自然成了学生们就诊的“首选”时间。暑期时间较长，也更方便开展较为复杂的手术或诊疗，但“扎堆”挂号不仅加剧了医生的就诊压力、压缩了单个患者的交流时间，将疾病拖到假期“统一诊治”也可能错过某些进展迅速疾病的最佳干预时机，导致病情恶化或治疗难度增加。因此，在暑假为孩子身体“查缺补漏”的同时，家长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应加强对孩子健康的关注与管理，确保孩子健康成长。

景区不能把“载客”变“宰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通知，规定景区内交通工具、配套停车场到景区大门的交通工具，除因安全、环保等确有必要统一乘坐外，不得强制要求游客乘坐并收费。对偏离成本、价格过高、群众反映较大的景区交通工具票价要予以重新核定，降低价格，不得通过景区交通工具牟取过高利润。

外移游客接待中心、配套停车场，可从一定程度上缓解景区的交通压力，保障行人安全，同时乘坐摆渡车更环保，也有利于保护景区的生态环境，但外移的距离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定价也要科学规范，同时应提供多种交通方式供消费者选择。如果距离过长，就有人为设置困难、故意增加游客的交通成本，制造盈利点之嫌。因此，景区应及时纠偏“强制游客乘坐交通工具”现象，不能把“载客”变“宰客”。

警惕网络直播行业的“时长陷阱”

当前，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已超8亿人，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网络主播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职业选择。随着从业人数的不断增长，主播与演艺公司之间的争议也日渐增多。直播时长认定以及由此引发的高额违约金纠纷，在涉及网络主播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常常成为争议焦点。甚至在一些MCN机构（专门为网络视频创作者提供服务的机构）提供的合同中，有关直播时长和违约金的条款可能暗藏陷阱。

直播时长的认定，本应是衡量主播工作量的一个客观标准，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合同中的认定规则十分模糊，网络主播很容易因无法达到合同约定的“有效直播时长”而面临高额违约金的风险。针对这一现象，行业协会和相关部门应尽快推动制定网络直播行业的规范与标准，同时以加大监管力度，建立行业投诉举报机制等，保护主播合法权益，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孔一涵 整理点评